



南通谜人作品评析 (三十五)

天人合一,至高无上(九笔字一) 奏

作者:崔亚群 评析:杨耀学

天人合一,将自然与人文结合,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特点,它的中心思想是道法自然。称其为“至高无上”,是因为这是天道,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。用此哲理名言入谜,却不是阐释其内涵意义,而是着眼字形结构变化。本谜对底字的搭建组装,基本上是做加法,是笔画的聚汇,这里关键的一个字是“合”,是将各个笔画集合在一起。在“合”的吸附下,“天”“人”“一”都是部件。第一句“天人合一”奠定基本框架,第二句“至高无上”进行补充完善。由于“至”字之“高”处和“无”字之“上”部都是“一”,后句就得到两个“一”字。“天人一一一”,叠加就是“奏”字。

制作此谜,首要的是认真仔细观察。“奏”的结构,上半部是“春”“奉”“奏”的一半,下面是“天”。从“奏”“春”“奉”开掘,可有多种思路。还有人看出“奏”字是“两个人字再加五横画”,而有“五一出游人挤人”之作。本谜以“天”“人”为着眼点,“天人合一”是高明的路子,已然把一个“一”也带出,只需再加两个“一”。“至高无上”堪称神来之笔,面上上推崇了“天人合一”的地位和境界,谜意上表取位准确,完成修补,达到了天衣无缝。

灯谜微言大义,一则小小的字谜,蕴含着宇宙哲理。这个“奏”字,有“天”有“人”有道,犹如一座时空立交桥。大地、天空、人类在此交汇,过去、今天、未来在此接通。天道悠悠,我在其中。至高无上表达了我们对大自然的欣赏、陶醉、虔诚与敬畏。寻求必然,探索规律,参透生命,实现自由,这就是文明的要义。

(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)



对联中“规则重字”的魅力

□王建庆

中国楹联学会新版《联律通则》,再次强调了对联须避忌“不规则重字”。但是,一副对联中,如果“重字”所出现的位置与字数均有规律可循,且符合对称的要求,通常被称为“规则重字”,这是联律规则所允许的,而且是一种对联艺术表现形式。本文按“重字”出现的不同位置,分别举一两联例,以此欣赏“规则重字”带来的对仗之美、音韵之美,中国文字之美。

一是同比同位“规则重字”。

上联内出现重字,下联同位处也有另外的重字。起到“对比”“着重”或“层层递进”的表达效果。

1. 排比联中的“规则重字”。

张謇题通州师范学校寿松堂集句联:
强勉学问,强勉行道;其所凭依,其所自为。

上下联分别集自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和韩愈的《龙说》,以排比的方式呈现。同样还是张謇的一副赠梅兰芳的集句联:

檀板尊前,愿花常好,月常圆,人常健;(昆曲词)

梅枝别后,是雅相知,不相见,只相思。(石次仲词)

这副联的“常”“相”两重字用得绝佳,读之舒展自然,又回返往复,给人以“真情绵绵、天长地久”之感。

2. 顶针联中的“规则重字”。

张謇题更俗剧场联:
真者犹假,假何必非真,看诸君粉墨当场,领异标新,同博寻常一笑粲;

古或胜今,今亦且成古,叹三代韶虞如梦,穷本知变,聊应斟酌百家长。

上联中前一分句尾“假”,后句则以“假”起头,下联同位以“今”字对应,这属于“顶针(联珠)”这一特殊的修辞手法。

3. 当句中的“规则重字”。

张謇题通州骑岸镇关帝庙联:
蜀汉惟公如日月行天,江河行地;
春秋福我有桑麻之利,蒲鱼之饶。

联中“行”“之”两重字,相得益彰,使得关羽之形象,顿时跃然纸上。

无独有偶,蒲州关帝庙联也相当经典,流传甚广:

先武穆而神,大汉千古,大宋千古;

后文宣而圣,山东一人,山西一人。

此联用当句自对的形式,将关羽的历史地位拔高到与孔子、岳飞相提并论。上联两个“大”和“千古”都属规则重字,下联同位“山”和“一人”亦然。两行文字,气势连贯,读之使人荡气回肠,产生情感的共鸣。

4. 特殊句式中的“规则重字”。

张謇题曹公祠联:
匹夫犹耻国非国;百世以为公可公。

曹公祠,即是南通的明代抗倭英雄曹顶的墓祠。上联“国非国”,即国将不国的意思。在外敌入侵时,匹夫有责,曹顶虽为一介布衣,但不愿苟且偷生,勇敢地站了出来。下联“公可公”,表曹顶此人可尊为“公”(我理解为国士、大先生等称谓),为百世传颂。

还是一副张謇的题南通钟楼联:

畴昔是州今是县;江淮之委海之端。

上联“是”字重,今昔对比;下联“之”字重,江海相较。短短几字,时空纵横,素朴寻真,写出南通的历史地理特征。

二是上下联异位“规则重字”。

上联与下联有成对的重字,虽然分别处于不同的位置,但交叉对应,重复有规则。如林森挽孙中山先生联:

一人千古;千古一人。

这也是有规律的上下联互重,是允许的,也是合律的。

你十指成林,我拈花一笑;我一身般若,你自在十方。

这是笔者题无锡拈花湾的一副对联。上下联中的“你”和“我”“十”和“一”,前后互相重复,有规律可循。

三是上下联同位“规则重字”。

上下联同位置重字,但属虚字的,可视为规则重字,合律。如“之”“乎”“者”“也”“而”等。如张謇集《庄子》、韩文题通海垦牧公司慕畴堂联:

庄周以至人自居,乃谓游逍遙之墟,食苟简之田,立不

贷之圃;

韩愈为天下所笑,犹将求国家之事,耕宽阔之野,钓寂寥之滨。

此联“之”字在上下联中重复多处,极铺陈之赋,丝毫不觉拖沓冗余。值得一提的是,此联中“国”字,分处于上下联不同的位置,为不规则重字,实因集句而无奈之举,今人撰联不可为范。

检索古人的对联,有的是因为长联,有的是因为集句,不时可挑出几个不规则重字。这也在所难免,不可拘泥。但对我们今人,学联撰联,尤其是征联赛联者,当自小心为妙,免得贻笑大方。

(南通市楹联学会供稿)

通吕运河的乡愁

□黄俊生



南通因水而兴,却也因水而滞。

一条运盐河,催生了运河两岸杨柳村郭,条条串场河,沟通着镇场村郭之间的舟楫航道。南通所处又是江又是海的,在古代虽有交通之利,却也迭遭江洪海侵之患。从宋代到民国的970年里,南通发生旱灾水患300余次,差不多三年就出现一次赤地千里或汪洋浮殍情景。宋代元丰四年(1081)七月甲午夜,静海、海门沿江2730间官舍私房被淹没;元大德五年(1301)五月,包括通州在内的沿江34800余户庐舍没入水中;明洪武二十三年(1390)七月,吕四一带盐场捍海堤溃毁,溺死盐丁三万余口;明嘉靖十八年(1539)闰七月,海浪溢过堤防,溺死民灶人丁29000余口,淹没房舍畜产不计其数;清康熙十一年(1672),海门几乎全部坍入江中,仅存田亩39顷多,废县为乡,并入通州;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八月初三,台风携海潮骤至,沿海民众溺死万余。据此,南通女诗人王蝶飞写道:

有多少流水就有多少落花
有多少月光,就有多少梦牵魂绕的诗句

初看,运河水悠悠

再看,我的泪悠悠……

江潮海浪,反复肆虐这方土地,百姓苦不堪言。历朝历代为防水患,不停地堤建闸,疏浚与开凿河道。自从第一条人工大河古运盐河贯穿南通西北境后,后周显德年间(954—958),姚氏政权从通州向西

北凿河十里,越过古横港,接通白蒲镇。进入宋朝之后,凿河修堤的工程逐渐频繁起来,宋咸淳元年(1265)起,两淮制置使李庭芝开凿盐粮运河,从通州经金沙至余庆场(今余东镇),长四十里;明成化二十年(1484),巡盐御史李孟暇续凿七十里;明嘉靖十六年(1537),通州同知舒缨再凿三十里,贯通全线,此即为今天始于崇川区节制闸分水岛衔接老通扬运河,向东流经通州区、海门区,由启东市吕四船闸入海的通吕运河,史称南通“第一运河”。

对很多人来说,通吕运河只是一条河流,只不过航运地位重要罢了,但对于南通人来说,它还承载了时代变迁的记忆和延绵不绝的乡愁。携一缕清风,掬一泓流水,和运河来一次亲密接触,触摸这条河流的脉动,捕捉它的来龙去脉。

通吕运河是好多代人童年成长的摇篮。夏天,孩子们三五成群,瞒着父母结伴到河滩玩耍。摸螺蛳、抓螃蟹、拔茅草、吹芦笛,运气好的话,还能捡拾几枚放鸭人漏捡的鸭蛋。桑果成熟时,爬上岸坡的桑树尽情吃个够,常常弄得衣服上红一块紫一块。孩子们“听惯了艄公的号子,看惯了船上的白帆”,遇到背纤的船夫,争先恐后拉上纤绳,附和着船夫的号子,体验一下纤夫的艰辛。孩子们最爱玩的,还是爬上停泊的木排,在排面上追逐嬉闹,那上下起伏的木排,就是儿时的水上乐园。

河流是有记忆的。这记忆,不仅通吕

运河有,由古运盐河衍生而来的老通扬运河有,九圩港河、新通扬运河、新江海河、如海运河、栟茶运河、如泰运河、北凌河、遥望港河、焦港河、通启河也有,作为曾经的运盐河、串场河、漕运河,它们都亲身经历与目睹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灾难与沧桑变迁,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。唐代以前的事且不必说,因为那时胡逗洲还未曾与大陆并接,这些河流好多还未形成。且说宋代宝元年间(1038—1039),通州判任建中,在通州城西五里筑二十里江堤,人称“任公堤”,是为南通筑堤防讯之肇始,此后又有狄公堤、沈公堤、桑子河堰、包公堤等,均以主持修筑堤防的官员命名,最著名的当属范仲淹主持修筑的捍海堰“范公堤”。

有河就有堤,有堤就有闸桥,元代在黄泥山的长江边和白蒲镇建“通济闸”三座,在通州城濠河上建桥,那时叫通济桥,今天叫长桥。后来便有唐家闸、西清闸、东渐闸、西被闸、陆洪闸、盐仓闸这些称谓。南通河多,桥亦多,多到不胜枚举,许多地名和乡镇名都以桥来称呼,立发桥、仁桥、袁桥、潮桥、刘桥、陈桥、北兴桥、五接桥等等,都是人们聚集那里进行商品交易,逐步形成的集镇。

所有的这些记忆,都是人与天斗、人与地斗的记忆。其实,所谓“与天斗,其乐无穷;与地斗,其乐无穷”,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而已,经历过的人们,永远不会忘记其中的悲壮。曾几何时,南通先民逐

水而居,因江因海因河而兴,却也因此而倍加艰辛,千百年来,南通先民与江海的抗争从未停歇,直至民国三年(1914),状元公张謇还在邀请荷兰、瑞典、英国、美国的水利专家,来通州商讨沿江保坍方案,聘请荷兰特莱克担任南通保坍会工程师,主持沿江筑堤工程。状元公直至生命的前一刻,还在酷暑里顶着烈日视察筑堤工地,从而染病身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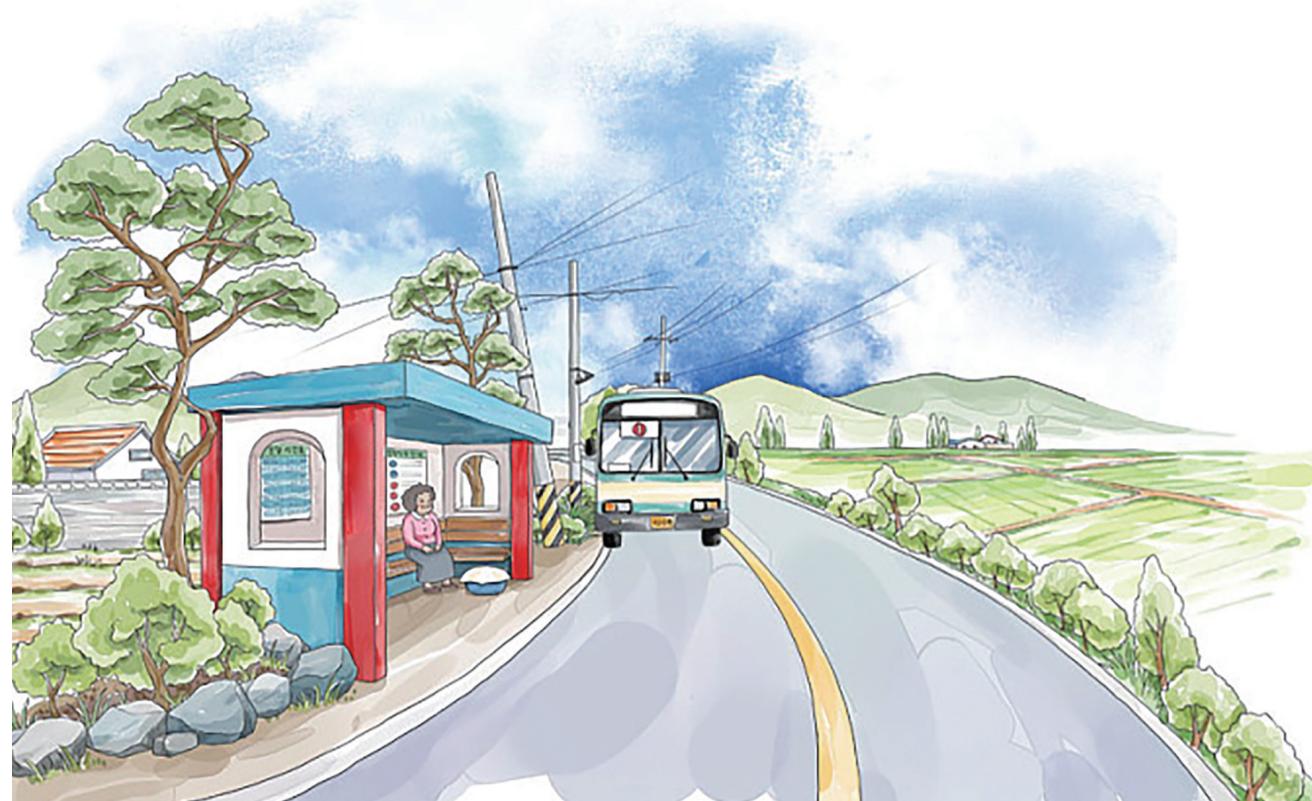
可以说,状元公张謇不仅是教育家、实业家、爱国者,他的一生,也是大兴水利、保坍安民的一生。

俱往矣,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。今天的南通,进入了大江、大海、大河、大桥时代,昔日的灾难,已成今日的回忆。君不见,苏通长江大桥、沪苏通长江公铁两用大桥、崇启长江大桥飞架南北。2022年,张靖皋、海太、北沿江3条过江通道同年开工,苏通二通道环评首次公示,崇海通道也在前期研究中。“八龙过江”的交通格局正在逐步形成。

太阳落山的地方就是天涯,河流经过的地方就有乡愁。通吕运河,承载着江海儿女的乡愁,流向蔚蓝大海。

《南通通》连载第四章 通济天下:因盐而兴的黄金水道

丝路花语



百年公路通车记

□田耀东

公元1921年前,通海垦牧公司到南通的汽车公路没有接通,无论坐船,还是坐人力车,都要用两三天的时间,乘小火轮也无法直达码头。

诗人李素伯从通师回海复镇老家,留下一首乘船诗:天地雾蒙蒙,舟行夜色中。村灯与月白,渔火贴波红。

茫茫的天底下,弯弯曲的小河,孤月挂在芦花上,远近几个萧索的村庄,桨声吱呀……一百六十里水路,美且寂寞。

1910年,张謇等就陆续修建了由海复镇向南,从富兴镇向西,经二滧、上和合、常乐、三厂、海门至南通的汽车公路,在海复镇北市梢也建了一个小车站,只有车站与通海垦牧公司总部的公路尚未贯通。

从蒿枝港向南流过的黑水河宽达8丈。1905年,两江总督周馥视察通海垦牧公司,两艘炮艇停在蒿枝港黑水河交界。船只从蒿枝港进黑水河可直达顾生场的大老头儿,眉毛胡子都很浓,穿着府绸长衫,小圆口布鞋,温文尔雅,像教书先生。有人问,这就是张状元吗?

人们欢呼起来,张四先生!张四先生!张謇向市民招招手,全场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,经久不息。

公司里襄理江知源等一行人迎上去,引他到候车室,余人分两行站立。

后一辆车里是《通州日报》记者及

几个随行人员,西装革履,大分头,风度翩翩。

江知源以高昂的语音宣布通车典礼开始。

话音刚落,鞭炮在空中开了花,花叶沸沸扬扬从天而降,黑水河泛起涟漪,红鲤鱼跳起来,雀子满天飞。乌篷船上的船娘停橹回首张望。

大木桥的栏杆上挂着红绸带,微风吹过,飘飘扬扬。车站大门口扎起横跨公路的牌楼,插满柏枝、竹叶和鲜花。红绸黄字“通海公路通车典礼”的横幅在阳光下喜气洋洋。

卑家大院站满了人,乡路上还有人

向车站赶来,有海复镇的乡绅和商家,也有垦牧公司的管事同仁。附近民众很多人没有见过汽车,那个“可以飞跑的房子”,跑起来又快又稳,连马都追不上。

听说建海复镇的张四先生也要来,有人说他三头六臂,有人说他铁口钢牙,有人说他出口成章,有人说他菩萨心肠,许多人没有见过他,都想一睹先生风采。

两辆黑色轿车从海复镇南市梢缓缓驶来,震得石板路“拓拓”地抖,轿车上披着红绸,商家挂起红灯笼,独轮车让到屋檐下,挑担卖菜的把担子歇到柜台里,穿旗袍的老板娘伸长脖子,摆摊的南货店赶紧收了摊,黄狗躲在柜台里汪汪地叫;街上像过节一样热闹,像过节一样隆重。

轿车停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停车场上,张謇从第一辆车里走出来,一个微胖的老头儿,眉毛胡子都很浓,穿着府绸长衫,小圆口布鞋,温文尔雅,像教书先生。有人问,这就是张状元吗?

人们欢呼起来,张四先生!张四先生!张謇向市民招招手,全场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,经久不息。

公司里襄理江知源等一行人迎上去,

引他到候车室,余人分两行站立。

后一辆车里是《通州日报》记者及

几个随行人员,西装革履,大分头,风度翩翩。

江知源以高昂的语音宣布通车典礼开始。

</div